

敵情研究

敵情研究

第十一期

國民政府
政治部第三廳
軍事委員會
第三科
編印

目 錄

短評

蘇德簽訂互不侵犯條約 敵國民徵用令的實施 敵人的「天佑」——旱災
注逆在敵人眼裏

美國廢止美日商約的前途

蒙僞邊境的糾紛問題

平沼內閣的危機

對敵基本認識

資

敵分隊長諸橋忠治邸家書

江南某隊的敵情報告

偽僑勞工缺乏之一般狀況

料

補白：英國輿論對敵強硬 明年度敵國一般會計計算 敵國在英區域表

敵國大事誌（自七月二十四日至八月二十一日）

短評

德蘇聯訂互不侵犯條約與日寇

八月二十三日，德蘇訂結了互不侵犯條約，這樁國際上驚人的重大事件，變動了多數國家間的關係，也使多數國家的內政，發生變化。就日寇來講，平沼內閣因此受法西斯凶猛攻擊，不得不就此下台；外交方面，大有如歐戰時德國那樣孤立之勢，這是敵寇自己曾經承認過的。

這次德蘇的訂約，使敵法西所感到由外交的失敗而華侵略政策，已失敗了一半；因此他們對平沼的憤慨，是在一般人想像以上的。原來軍部法西斯幾項三番要求平沼加入德意軍事同盟，是企圖挾德意牽制的力量，完全把英國勢力逐出遠東，較而對付美法，以完成其獨霸東亞的迷夢不用說，因這次外交上的失敗，早已化為泡影。可知他們如何失望了。

而且他們對平沼最憤慨的，三國軍事同盟所以失敗的原因，是為了德蘇的接近。以致日德意間連過去「防共協定」也變為廢紙。這週星期來他們幾次曾責過平沼說，德蘇接近是可能的，兩國接近的一日，日本在國際上將陷于孤立，因之本有即刻加入德意軍事同盟的必要，但是平沼完全否定了他們的見解，認為德蘇政治上的接近，是沒有的事實。現在正是這

個德蘇的接近，使日本喪失了所謂「盟邦」。「敵法西斯當然更要痛恨平沼了。

加之敵法西斯，尤其是急進分子，素恨平沼的「現狀維持」的政策，所以他們自平沼上台以來，一直到下台止，沒有一天不攻擊平沼的，他們雖在乘此機會，向他猛攻，說平沼內閣，應負外交失敗的責任。元老，重臣，財閥也不滿意平沼的過于與法西斯妥協，以致政治無力。這樣，平沼是不得不就此下台。但是後任內閣，不論由誰組織，法西斯與「現狀維持」派的對立是難以調和的。至于亡我國家，滅我民族的侵華政策，是絲毫也不會變的。

同時，平沼內閣的所以下台的另一原因，當然是由于今後外交的困難，無法打開。我們想不論是平沼內閣臨終時決定的新外交政策，或新內閣的外交政策，總不外是要向各國叩頭。日寇一時要再聯德意是不可能的，日寇主觀上或許打算媚美，「和」英，「聯」蘇。但是客觀上，這種外交政策，一定要失敗。過去日寇化了許多精力向美獻媚，美國回答日寇的，是日美通商條例的廢止；對遠東仍要求門戶開放，機會均等。日寇對英如果妥協，即是打破了獨霸東亞的好夢，而且英國決不能使日本有利，在遠東來豢養敵人。至于「日蘇親善」，可能性更少，莫洛托夫早在黨代表大會聲明過繼續援華，蘇聯絕對不能放棄援助弱小民族的民族解放戰爭，而反替帝國主義幫忙。中日戰爭的性質，已經決定了中蘇的提攜，日蘇的對立。何況日本是蘇聯的假想敵國。

敵國民徵用令的實施

敵國政府於七月八日公佈「國民徵用令」，並決定自七月十五日起開始施行。根據這一法令，政府可以隨時徵集現服兵役以外之人民，送往中國或日本國內之任何地方，使其從事國家指定之工作，受這一法令支酌的，不僅是日本本國的人民，連朝鮮，台灣，樺太（即庫頁島）及南洋委任統治地的民衆，亦在範圍之內。如果接到「白色令狀」（徵集入伍爲紅色令狀）之後，不於指定之時間內到指定地點報到，就要受千元以下之罰金，或一年以下的監禁的處分。

這一法令是根據戰時國民總動員法第四條制定的；當內閣於六月十四日商決實施本法之後，平沼首相即發表談話，略謂此舉爲達成戰爭目的，完成總動員體制所必須的措施，其意義與服兵役無異，鼓勵人民以服兵役的精神，踴躍担負這新的義務。足見此舉對於侵略戰爭的意義是多麼重要了。

然則此舉的動機和目的何在呢？

第一：自開戰迄今，敵國被徵調入伍的壯丁，已經超過了二百萬；工廠和農村的生產效率，因而受了莫大的影響。特別是軍需關係的各種企業的生產，因爲軍火糧秣的大量消耗，頗有供不應求之苦。例如敵軍在前綫使用的砲彈，和敵機投下的炸彈，很多是開戰以後所製造的，俾是個中事實的一個明證。似此，若非加強軍需品的生產能力，非但無以應付未來的

世界大戰，連支持對華侵略戰爭都成問題。所以這一法令的第一個目的，就是集中全國的中國堅勞動力，來加強軍需品的生產。

第二：敵人「以戰養戰」的陰謀，也就是掠奪「被佔區域經濟資源的企圖，因為我游擊隊的活躍和政治工作的深入，頗有「此路不通」之苦。特別是民衆工作的開展，和游擊政策的推行，使敵人可能在我被佔區域獲得的勞動力的來源，日益枯竭。因之「開發」工作亦不能如意進行。這使敵人不得不預定的武裝移民（即所謂鋤頭部隊）之外，再普遍強徵國內及殖民地的工人和農民，來作爲掠奪我國經濟資源的工具。

可是敵人所企圖的目的不是能夠達到呢？我們相信是不可能的。第一：因為勞動力向軍需企業集中的結果，勢必促在已經衰落不堪的和平產業和農村于萬劫不回的境地，而造成國民經濟整個破產的局面；第二：強迫入世既深，思慮較爲豐富的中年以上的人民來華之結果，將使侵略戰爭的罪惡，日本軍閥的欺騙，無法再加掩飾，而使厭戰反戰的思想迅速普遍深入；第三：一家生活的支柱毫無保留地剝拉走後，生活難的風暴，勢必發揮其洪水猛獸的威力，普遍襲入中下層階級的家庭，而發展到歐戰末期在日本西南部擄囑一時的搶米風潮，動搖軍閥統治的基礎。或甚至於爆發人民革命，根本推翻軍閥統治亦非不可能。

開戰兩年後的今日，日本人民由于現實的體驗，反戰的浪潮已在到處澎漲了；日本軍閥爲推行侵略戰爭而加諸人民肩上的每一負擔，都有在反戰運動中火上添油的効果。這次國民徵用令的施行無異日本軍閥的縱火自焚。（光）

敵人的「天佑」——旱災

敵人自認爲是神的子孫，他的國土是神國，一到危急之秋，就可以得着天佑。這不單是愚夫愚婦這樣相信，而且所謂堂堂的政治家，政論家，也以此作爲他們政治論理的根據。這種妙論，祇有叫我們啞口無言，現在且請看「天佑」的實例吧！

去年敵國的大水害，風災，地裂等「天佑」，且不用追說，祇說今年。在六七月間，敵人的祖宗天照大神（日），特別的惠顧他們，每天都是炎炎烈日，以致四國，九州，關西等處，遭受了空前的旱災，據調查所知，災區之廣，達二府十九縣，被害農田，不能種植的田，約四萬町（一町約爲九十九公畝），其已種植而枯死者，約爲一萬八千町。其中被害最激的，則有山口，廣島，島根等縣，以山口論，不能種植者爲一萬一千七百餘町，枯死者爲三萬二千餘町，試看還有多少農田能種植而得收穫的呢？

不單是敵人本國，就是朝鮮。在南部各道，同樣遭了旱災，其最厲害的如慶北道，耕植率僅爲百分之二十，其餘各道亦不過百分之五十，如傳傳計今年朝鮮各部可耕面積，不過是百分之三十，五，實爲破天荒之災相。敵人本國產米，原是供不應求，要給於朝鮮者爲數甚巨，現在朝鮮亦同樣遭災，自然不能供給敵國內地了，至於台灣方面，雖未遭這種「天佑」，又因軍事關係，較諸以前，穀米的產額是急激地低落了，所以敵人想由朝鮮台灣輸入，以振救災荒，是完全不可能的事。

這就是敵人的所謂「天佑」，這「天佑」將使敵國發生莫大的飢饉。據說現在敵國的米價，已漲到了三十九元以上，將來如何，不難推知了。敵國的發動侵略戰爭，原來是爲了維持少數軍閥和財閥的利益，而不惜以工農大衆作犧牲。在侵略戰爭中，農村所受的打擊非常之大，農民被徵去充砲灰，勞動力缺乏，肥料昂貴，卽如天災，已是生產力低落不堪，現在又來一次旱災的「天佑」，農民除了起來打倒統治階級，反對侵略戰爭而外，簡直是惟有死路一條。所以在六月間，靜岡，羣馬，岡山等縣，就發生了不少的農民暴動事件，而且漸漸接近青黃不接的時期，這種農民暴動事件，一定更要蜂起，以加速日本帝國主義的崩潰。（儀）

汪逆在敵人眼裏

汪逆自東京回來之後，大爲得意，以爲賣身契已簽了字，現在一切有新主人可投靠，於是積極進行其賣國勾當。

然而汪逆是拆白的常習犯，是毫不值價的臭貨，敵人又何嘗不知道呢？試看汪逆逃出重慶後，敵方對於汪逆的估價便明白，現在且舉一兩個例來吧！中央公論會說：「實際一看汪逆銘過去的行動，許多場合都是伸屈自在的。汪逆銘，不單是外貌像尺蠖，而他的行動，也有點像尺蠖」，該誌又曾說：「汪逆銘一派之地盤，原來是容易動搖，這是我們必須理解的。也可以說他和他那一派過去政治上的足跡，就是這地盤的容易動搖的反映」。此外如軍部法西斯的機關報國民新聞屢次暗示着說：日本人對於汪逆銘的脫出重慶不要懷着奢望，實則汪

某在政治上並沒有力量，估計太高，是一種不明瞭中國政治情形的錯覺。

其次是汪逆發表的媚敵事仇的聲明，自以為是極盡其孝敬的能事了，然而蓄意滅亡我國的敵人，並不能因此就對於汪逆滿意，尤其是對於汪逆的故意說謊以圖欺騙國人的苦心，不能與以諒解。在四月初的讀賣新聞說：「藉此汪兆銘所發表的和平條件，決不是我們所能滿足的」。又改造說：「汪兆銘對日本所希望的，是時常與調蒙疆以外的撤兵……撤兵問題不過是句廢話，想來汪某未必不知道」。這正說明汪逆的所謂和平，不過是由於他個人的夢想，就是有意歪曲事實的欺騙，在敵人方面，原來是祇準汪逆投降，祇準汪逆作「以華制華」的工具，決沒有什麼和平的條件，而汪逆的所謂條件云云，在敵人眼裏，不過是撒嬌賣俏，不能動那「豬武士」的心的。

結局是汪逆也「道不能再待尊價而估」，便亦不得出賣，不過還想做一個偏房的寵姬——這樣一來，第一，便引起了王逆克敏梁逆鴻念的爭風吃醋，尤以王逆的醋意更濃，於偽聯合委員會第五次會議後，歸罪即發表抨汪的謔話。第二，敵人方面也就警告他，不能排擊異黨他派，不能自己高抬身價，如是云云，申叱了一頓，然後派他到廣州去。

可是汪逆到了廣州，廣州的那些漢奸，又惟恐飯碗被搶去，對於汪逆非常警戒，同時敵會安藤又因為他不受命令，亂發謔言，又曾申叱他一頓。然而汪逆還厚顏無恥，竟盜用黨的名義，大演其傀儡袍笏的滑稽劇，其心可惡。其行可恥，其能雖拙於秦檜吳三桂，而其罪直浮於秦檜吳三桂！（儀）

論 文

美國廢止美日商約的前途

一、

美國政府，正當英領事館屈節的在和日寇進行東京會議的時候，突然於七月廿六日正式通告日本政府：「第一、一一年七月十七日美日通商航海條約宣告廢止。依條約上的規定，自通告之日起，應於半年後發生效力，即至明年一月廿六日該約正式失效。」

此項通告發出之後，全美輿論一致擁護，認為羅斯福大總統的措置，異常賢明。美國報風威德的紐育太陽報亦謂：「美國政府廢約之舉，足證美國不但有維持其遠東利益之決心，且將對侵害美國利益之日本採取報復行動。換言之，若日本在華軍人繼續任意蹂躪美國僑民不類，故意令美國遠東喪失威信，則日本應知美國有維持其威信之決心，並將不惜與日本相週旋。」我們深信，美國此舉，是已盡其最後的忍耐而毅然出此，不但足美國可用以維護自己的利益，給日寇以實質的打擊，同時爲了維持世界和平與正義，這一個外交行動，是博得了全世界公正輿論的擁護與讚賞，我國朝野對羅斯福大總統的嚴正措置，都表示無上的欣慰。

這個消息傳到東京之後，政財各事無不表示空前的恐慌。自以無遠不屆的日本政界，方以爲美國中立派在國內佔相當的優勢，異德門兵佈中立法案，雖可對日本有利，而「現購自運條款」(Cash and Carry)，顯然對日本不利，並謂十月十日號誌和當議員者保提議廢止美日商約，完全係對內政治作用。此種認識，至今證明完全錯誤。所以消息傳來，股票價格一致暴落，政財各方面雖持鎮靜，而其內心焦灼之狀，完全表現無遺了。

按外交常例，國情勢變遷，兩國間廢止商約或重新改訂，本係普通之事，無足驚異。然而，何以世界輿論會這樣注意其美商約問題？何以日本感到異常驚慌呢？很顯然，自從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不但停菲企圖佔，而且完全威脅了第三國在菲權益，以及各國在太平洋上的地位。日本的無廢止的野心，英、美、法、蘇各國有識之士，無不熟知。可是美、法、蘇因歐州問題棘手，不克聚精會神的來應付遠東問題。那末，現在在國際間不受任何牽制的而且爲日本所最畏懼的國家，止有美國而已。美國爲甚感煩九國公約之召諸國，美國對遠東，有不同於歐州的政策；對於遠東前途局變，早在嚴密監視中，其所以遲遲未採堅決行動，是與國內國際間的形勢有密切的關聯。一則，美國與經濟關係，成於足以制日本死命的地位，特別是關於軍需員及軍需原料，其大半由美國供給，那末，如果一旦美國採取堅決而有効之手段，日本必感受重大的打擊，是毫無疑問的。

二、

首先，將事變以來日、美和中、美的外交關係，略微加以回顧。

日寇發動侵華政策以來，其外交政策，是經過相當的變換。在近衛內閣時代有廣田，宇垣兩任外相。廣田的政策帶有濃厚的反蘇彩色而外，是採親美和英的政策，認為既與中國展開大規模的戰爭，不應多所樹敵；但是在戰爭初期，除了臨時事件的應付而外，對英，美的外交關係，並沒有積極的開展。宇垣的外交政策，一部是暗襲着廣田的方針，惟獨在積極調整對英關係上，另有見地。所謂宇垣克萊琪會商，就是想調整日英在華的利益關係，使英國放棄對華援助，而從速結束侵華戰爭。其後張鼓峯事件爆發，日本感到對蘇政策的非是，所以當有田上台以後，爲了與軸心國家的政策掙扎刺擊起見，表面上雖不斷地攻擊蘇聯，骨子裏實在是親美緩蘇，而着重於壓迫英國，使其勢力退出中國。這樣一種變遷，是有其客觀條件的存在，表示了日本外交政策的幾多苦悶與徬徨。

日本怎樣實行親美政策？是外交界常引爲笑柄的。說一句粗話就是第三種武器——女人政策。無論是金門博覽，紐育博覽，都看到大批的日本美女以低級趣味，來吸誘一部分美國人士的觀心；他如聖火使節，國際舞蹈團，生花茶道之類，都不出美色大腿政策的範圍。所可言者，日本政府對於親美政策嘗盡極大的苦心，是人人所承認的。

美國對此次日寇的最初實際行動，則爲美國派員參加國聯之遠東諮詢委員會（一九三七，九，廿一），因決定召開布魯塞爾的九國公約會議（一九三七，十，卅），結果，因日寇之拒絕參加，義大利幫兇的左右袒護，未能獲有結果。去年十二月美國以巨額信用借款貸予

中國，十二月三十一日美政府更以前所未見的強硬照會送達東京，堅決否認一切以武力變更九國公約之企圖，並不同意近衛所聲明之所謂「東亞新秩序」，至此，日美關係已經達到相當惡化的程度。彼時，美國國內正為對歐洲危局而熱烈的討論「中立法」問題，而對日禁輸問題，亦復為輿論界的一大題目。至於輿論界之測驗對日情感，則有百分之六十以上反對日本的侵略政策，對日排貨亦風湧一日，碼頭工人之拒運廢鐵，尤相傳頻頻，這樣輿論界的成熟，實亦為此次羅斯福大總統發動廢約的主要因素之一。

三、

美國政府在廢止商約以前，是經過了相當的蘊釀與步驟。看到，因歐洲局勢頻於危險，一部分孤立派的勢力又復抬頭，所以美國新中立法案，又在熱烈的討論着。一九三五年的 O.P.Nye 的中立法，到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九日有效期止；一九三六年，一月三日美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畢德門提出新中立法案，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又復滿期。結果畢德門同衆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麥克雷諾 (Mc Keynold) 都提出新的提案。新的決議案，於五月一日經國會通過，其主要內容為：(甲) 如大總統認為兩國間發生戰事或外國發生內戰，則下列的禁令發生效力：(一) 禁運軍火 (二) 禁止貸款 (三) 禁止美國人民搭乘交戰國船隻；(乙) 關於所謂「現購自運」的規定，總總有「便官行事」的權力，可以在軍火之外，禁運其他的原料貨物。但中立法不適用於拉丁美洲。今年三月二十日畢德門更提出新中立法案，其特點在將軍火亦

歸入於現購自運一原則之內，如此，則日本補其商船艦隊，由美源源進入軍火，所以我國朝野大聲疾呼，表示反對；於是又有新的補充案提出。

外交委員會主席華德門，於四月廿七日在參議院提出決議草案，主張授權總統。在商業上對日本決定限制辦法，內開：華府九國公約簽字國之一，倘危及本國公民之生命，或破壞此約而將本國公民所享有之某種權利或特權予以廢止，總統得在通告國會十日之後，在商業上採取限制辦法，加以報復，但美國該產品之輸出不在限制之列。同時衆議員益魁亦於四月廿六日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稱：國會應制定法案，授權總統，對被侵略國家撤回禁運軍火令，若吾人長此以軍火供給違約國家，則不啻助桀爲虐，增強吾人未來敵人之實力，並主張早日通過湯姆斯中立法案，規定美國對於侵略國與被侵略國予以不同之待遇。這個提案與蓋樞氏的主張，誠爲美國中立派進一步的表示，特別是，分別侵略國與被侵略國一點，頗足稱道。

關於新中立法案，以及畢氏的補充法案，已決於下期國會討論，其是否能通過，或至有何變更，目前尙難預斷。

經過這樣進展之後，美國輿論界，無論在美國國內或國外，對於禁止軍火及軍火原料輸往日本一節，已爲一致之要求。進而有着千人主張用制裁德國的辦法加諸日本；英法共同責任論的強調，亦普遍的發現於各重要報紙，雜誌之間。然而美國一部分不瞭解日本的政界人士，恐怕採取此項手段與一九一一年的美日商約的規定牴觸，主張持重，不過大勢

所趨，主張對日加以報復的，是佔有優勢。

在羅斯福大總統宣誓廢約以前，即七月十八日參議員范登堡提出議案，謂：美日商約不復適合現狀，應即宣告廢止，俟於一個月之後，再效力。並謂此項議案應付目前形勢之一合理的辦法。此項議案提出之後，極引起國政界的注意。一則因此案之本身，與墨德門氏為達八國公約國之禁運軍火原料有密切的聯系；一則是門氏為共和黨的要員，一九四〇年，共和黨人總之候選人，故爾見重於政界。同時，羅斯福大總統於十日後竟未通過國會，而直接以行政權力宣告廢止美日商約一舉，亦可視為民主黨與共和黨政策的一致，所以得到全美輿論的擁護與贊仰的，不是無理由的。

四、

問題的中心點，是美日兩國的經濟關係。根據一九三七年的統計，日本輸出於美國的為六三九，四八二，〇〇〇日圓；由美國輸入的為一，二六九，五四一，〇〇〇日圓；總計為十九萬萬三千六百餘萬日圓。去年，對美輸出因戰事關係減為四萬萬五千七百餘圓；由美輸入額為九萬萬五千餘圓；輸出佔總額百分之一七；輸入佔總額百分之三五，七〇反之，美國對日貿易總額不過佔百分之五乃至百分之七。且其輸入品大部分為生絲雜品，無關重要，美國縱令不出日本購買，亦決不致影響國民生活。茲揭最近日美貿易關係之統計，以供參考；

▲日本對美貿易額▼ (單位百萬日圓)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八年	一九三九年(第一季)
輸入 八四七	一,二七〇	九一五	二六四
輸去 五九四	六三九	四二五	九〇
入超 二五三	六三〇	四九〇	一七四

上表說明了日本對美貿易的依存關係，每年為購買美國之機械，原料以及木材等平均有五萬萬圓之入超，而日本輸出美國的貿易，則逐年減少。

對日本的純對外貿易關係上佔重要的地位當然是英美兩國。試看美國一國對日輸入佔總額為百分之三五強，如果加上英國則佔百分之五八，五，由此可知美國地位之重要，對日本經濟，實握有絕大的支配權，所以一旦廢約，將予日本以致命的打擊，是毫不容疑的。

平時的貿易關係如何，戰時的貿易關係如何呢？根據美國商務部之統計，去年較日本戰時所需入口貨物續有增加，其輸入之物品來自美國者，計佔百分之九十二；汽車材料佔百分之九十一；油類佔百分之六十；生鐵佔百分之四十一；他種鐵佔百分之六十；機器引擎佔百分之四十八；錳佔百分之二十；美油輸入是較一九三六年時增三倍之多。由此觀之，日本的戰時軍火及軍需原料，大部收之於美國。更據日本經濟專家小島精一氏之估計，一九三七年，國防關係輸入品十四萬萬四千萬圓中，約百分之六〇以上由美國輸入；其餘三萬萬九千萬圓，則係由英屬南洋輸入之燃料原料。很清楚的是：如果一旦美國停止供給此項原料或軍需成品

，日本是否將繼續維持戰爭，可以說是一個絕大的疑問了。日本當局對於美國廢約之惶惶不安的理由正在此；美國之所以採取此項手段，也正因為廢止美日商約是致日本死命的有效辦法。願乎此，則此次美國廢約一舉意義的重大，是無待贅言的了。

五、

最後，再對於美廢止美日商約後的可能發展加以研究。

關於此點，據許多專家的意見，都是各有所見。

第一，一部分人認美國廢止美日商約，完全是出乎政治的範圍，非待日本確實尊重美國在遠東之地位，美國將不降陷於此種條約狀態，而不欲進行新約的談判。

第二，又一部分人認美國將將適當機會，與日本重新談判新約，但新約中美國可利其優勢的經濟地位，取消最惠國條約的待遇，以示報復，而施以經濟的壓力，讓日本相當的讓步。

第三，另一部分人觀測，在廢約之後，將必繼之以更進一步的行動，如墨德門氏之對日禁運軍火案，勿待六個月後即可提前通過，或仿「咖啡法案」之前例，以日本違反「公約」為理由，通過對禁運一切物品之法案。他各採用一九三〇年，美國關稅法第三〇三款，三款之規定，對日本貨物增加進口稅，或禁止其輸，等。總而言之，大總統不待國會之討論，即依其座位的行政權，而可以自由的取適宜之措施。

要而言之，美國政府既然斷然宣告廢止美日商約，一般輿論正在進一步要求政府對暴日取進一步的行動，特別是關於對日禁運軍火，以及在中立法案中對侵略國與被侵略國之待遇加以區別一點，是很有可能在短期間內實現。從另一方面言之，美國政府廢約是表示美國對遠東政策一個劃期的大轉變，亦可認為羅斯福生政策的靈活，美國頑固的孤立派將受嚴重的打擊了。

(乙)

蒙偽邊境的糾紛問題

自張鼓峯事件結束以來，還不過兩個月，今年五月間，日寇又在蒙偽邊境，製造了諾蒙坎事件，衝突的規模之大和激烈，並不下于張鼓峯事件，而且一直到現在，還是繼續着，並沒有聽見一點和好的消息。

侵華兩年的結果，日寇雖已精疲力盡，目下日寇正以「解決支那事變為第一」，而且曾經受過張鼓峯事件的教訓，為什麼這次還要來一次向蘇蒙挑釁？還要重演醜劇呢？一見似乎確是難解的。

但是有幾點事實，是極明顯的：日寇已經為侵華戰爭而衰弱，未必真想向蘇蒙進攻；我們也沒有充分理由可以說明諾蒙坎事件，全是日寇為解決內政上的矛盾而取的一種手段，同時諾蒙坎在戰略上，並非重要地點，所以這次事件，也不是一種戰略地的爭奪戰。

這樣，諾蒙坎事件是偶然的衝突麼？決不是。不僅日寇與蘇蒙已動員了多數的空軍，和

機械化部隊，而且雙方衝突，已在三個月以上，這還是偶然事件麼？決不是。

無疑的，日寇製造諾蒙坎事件，是有計劃的。諾蒙坎事件確是日寇外交上的一種大陰謀。日輿論界自己也承認，這次事件是與國際政治有關的。（見日文「月刊露西亞」八月號，九十六頁）

諾蒙坎事件的發生，爲五月中旬，到了五月下旬，便漸形擴大。我們知道英法蘇談判的漸趨具體化，正是那個時候，日寇對於英蘇提攜，是非常恐懼的，尤其是怕三國協定，包括遠東。五月初，有田曾警告英蘇說：「英蘇提攜，不論是否包括遠東，在日本是不能輕視的」。同是五月間，東鄉及重光，曾經數次分頭訪問莫洛託夫，及哈里法克斯，亦是爲了英蘇提攜。但是日寇也不以爲口頭的恫嚇英蘇，是拆散英蘇的有效辦法，於是便訴諸行動，這就是日寇製造諾蒙坎事件的主要原因。日寇企圖用與蘇蒙的衝突，來造成一種局勢：就是表示日蘇正在衝突，而且隨時有擴大爲正式戰爭的可能，所以英蘇如成立軍事同盟，則日英也勢必隨時可能發生戰爭。日寇想這樣來恫嚇英國，要英國離開蘇聯，最少限度也要三國協定，不包括遠東。日寇並不因張伯倫在下院聲明，英蘇談判不包含遠東，而鬆懈了對英蘇談判的警戒，他們始終警戒着，英蘇對於遠東問題、有成立協定的可能，或許這部分的協定是取秘密的形式。日輿論界也如此看法。

同時，英法兩國國內，反蘇派尚有相當的勢力，日寇藉其對蘇的仇視，來爭取這些反蘇派的同情，又間接地促進這些反蘇派的抬頭，這樣也可以拆散三國協定。

再看這次的諾蒙坎事件，有兩點特別值得注意的，第一是事件的長期性；第二是空戰佔相當重要的地位。這兩點如與去年張老事件相較，益表現出牠的特色了。然而正是這種特點，說明了上述日寇的陰謀。第一，正因為三國談判，很久沒有解決，所以日寇的苦肉計，隨之相當延長，正如上月十一日敵「關東軍報道部」所自白的，「今後暫時還要繼續小（？）衝突」。其次日寇動員了大量的空軍，而且對空戰戰果誇張之大，是空前未有的。日寇的陰謀，是圖驅英法過低估計蘇聯空軍的實力，以達其離間的目的。據美國「新共和國」雜誌五月二十四日所載，英法法羅希士六國的第一綫空軍，約六千五百架，而德意匈西方面有六千八百架；前者的預備機約一千九百架，後者有四千七百架，如這個數字確實的話，則德意方面的空軍，在數量上略勝英法，所以英法對付德意空軍，第一需要蘇聯空軍的援助，（據敵方所傳蘇聯空軍有八千架）。日寇更針對着這一點；所以故意捏造蘇聯空軍的脆弱，這樣，一方驅英法過低估計聯蘇的價值，同時想證明，如英法蘇，與日德意對立的時候，前者的空軍，將取劣勢的地位。日寇企圖這樣捏造事實，欺騙英法，拆散英蘇提攜。

當然日寇的誇張自己空軍的堅強，還有其他的作用。第一是增加日寇在德意間地位。德意除想利用日寇的海軍，在太平洋上牽制英法海軍之外，還想利用日寇的空軍，可是德國對日寇空軍力量，抱着懷疑的態度，所以德國特別派一航空中校，為駐日大使館武官，調查日寇空軍的實力，因之日寇在這次事件中，特別誇張空軍的堅強，來蒙蔽自己的虛弱。第二，是威脅英國遠東軍備，正如日軍都法西斯領袖之一，大日本青年黨黨首橋本欣五郎恫嚇英

國所說一樣，三十萬圓的一架飛機，可以炸沉值一億元的軍艦。

不過上述這些情形，還未能說盡日寇所以製造諾蒙坎的原因。這些情形，不過只說明了日寇最初的動機，只說明了，日寇中的財閥，重臣，法西斯等一致的一面，但是他們之中，尚有對於這次的挑釁的企圖不一致的一面。就是敵軍部法西斯方面，還倒轉來利用諾蒙坎事件，作爲要挾平沼加入德意軍事同盟的手段。這種現象尤是在七月以後，更爲顯明。七月一日起，敵「關東軍」藉口大舉「清剿」，故意擴大衝突，是值得注意的。軍部法西斯，一方面國民廣爲宣傳說：蘇聯生「滿蒙邊境的軍事行動，完全是援助英國，使她在天津事件談判中，取得有利的地位，英蘇正在挾攻日本，英蘇提攜，事實上已及于遠東；英蘇是日本的敵人，所以英蘇爲敵的防共協定強化（日德義三國軍事同盟），應該立刻實現。同時他們表面上以蘇聯的大規模進攻偽滿」，即所謂「日蘇關係」的新階段爲理由，要平沼加入德義軍事同盟。平沼在七七對新聞記者談話中所說的，諾蒙坎事件，不致于擴大的；蘇聯不致于向日本挑戰的等語，就是對軍部法西斯一個肯定的回答。同時也是明顯地暴露出平沼與軍部對於這問題上的對立。如前所述，敵關東軍回答平沼的，是衝突還要繼續。又該軍參謀長谷磯廉介，在七月中旬被軍部中央部召回，共同協商的，恐怕亦是爲了如何藉「邊境」衝突，來要挾平沼的問題。八月初敵軍部法西斯最後的一次要求平沼加了德義軍事同盟的時候，他們亦以「日蘇關係的新階段」作爲理由，這也就是證明，軍部和重臣，財閥，對於諾蒙坎事件尙有「同床異夢」的地方。

日寇——無論是支配階級的全部，或那一部分——所以製造或擴大諾蒙坎事件者，正是爲了這些陰謀。

但是日寇一切的陰謀，除出受蘇蒙的嚴重打擊以外，是一無所獲。無論日寇如何誇大宣傳，事實上暴露出的只是自己的軍力的弱點。德國已看透了日寇的力量，所以已拋棄了日寇，抓住蘇聯。這次德國訂結互不停戰條約以後，英蘇關係已經疏遠了。目下日寇製造諾蒙坎事件的作用，都已消失，若是沒有特殊新事情發生，「諾蒙坎事件」或許可以告一個結束的。

最後附帶地要指出，日寇爲什麼要選擇諾蒙坎這個地點來挑釁呢？這一點不得不聯想到，蒙古軍審巴大尉的遁入偽滿。正如留尼可夫大將，從張鼓峯方面逃入偽滿時，所以去年日寇在張鼓峯挑撥衝突一樣，這次審巴大尉亦是從諾蒙坎方面遁入偽滿。這次「事件」，就在那裏發生了。我們不難想像審巴大尉相當洩漏出這方面的軍事祕密，所以日寇就在這個情形比較明白的地方，來製造這次衝突的事件。（憲）

平沼內閣的危機

一、平沼內閣的悲劇的性格

平沼內閣成立以來，不過六七個月，而坍台的消息，也已喧騰了兩三個月，所謂歷史上

從來沒有在戰爭中更換內閣的敵國。這一次中日戰爭，不但要叫他更換一次，必定要更換二次乃至三四次吧！

當平沼內閣成立之初，我們便預想到它將是一個短命內閣，雖然也許因為某種偶然的關係，可以叫它延長一些時日，但是就其必然性說：在這樣侵華戰爭的困難局勢之下，軍部和財閥以及其他政治勢力的激烈鬥爭之中，以平沼內閣那樣陰柔而虛弱的內閣，顯然是過度時期的產物。

我們知道，近衛內閣的辭職，第一是由於要結束侵華戰爭無力結束，第二是由於要防止國內矛盾無法防止。具體地說，譬如近衛發表了該和的聲明，終於遭透了我當局嚴正的痛斥，計劃了國民再組織的綱要，倒引起了各政黨及其他政治勢力的非難，軍部和外務省的鬥爭未嘗中斷，南池田和板垣的暗鬥又愈趨激烈，近衛當然不能支撐下去。

平沼噫一節，既無近衛的人望，又無近衛的魄力，且無近衛的根深蒂固的政治背景，要負擔近衛也怕負擔，不能負擔的重任，而組閣之日恰為七十四屆國會之初，議會之後，又是內憂外感在迫之秋，真有如老馬陵阪，駭浪孤舟，要不中途顛覆，除非真是有所謂天祐。

第一。軍部法西斯早已是操縱大權，左右政府的勢力，在平沼登台之前，便提出了七個條件，其重要的，如加強防共協定，實施全部總動員法案，擴充生產力，增強國防，根據近衛聲明處理中日戰爭，平沼祇得俯首貼耳，全部承認。同時平沼又因為現實的要求，使他不得不略誘財閥，政黨的合作，並緩和元老重臣的猜疑。無論其為應付目前的對華戰爭，及準

備將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甚至如軍部所鼓吹的「開發華北」，「振興華南」，都非要財閥協力不可。又鑒於近衛內閣的國民動員方案，如舉國一黨運動，國民再組織運動，非惟不能融和國內的對立，反足以加深政黨對政府間的矛盾。「而且既成政黨，有悠久的歷史，強固的地盤，若是好爲籠絡，未始不可利用；事實上如不能籠絡他們，利用他們，平沼內閣是要陷於和近衛內閣一樣的苦悶裏，國民動員不起來，政策也施行不順暢的」。於是平沼在上台之後，就聲明「根據憲法」，「尊重政黨」，放棄國民再組織運動及內部機構的改革。

但是在這裏就可以看出，平沼內閣所承認的和它所聲明的，根本自相矛盾，如總動員法案與憲法精神相抵觸，這是在七十三屆議會時便被指摘過，這且不說，事實上因爲各派政治勢力的衝突，愈演愈劇，平沼的措施，終遭反對，合乎此則必背乎彼。合乎彼則必背乎此，如總動員法第十一條，接受軍部的要求，已決定發動了，又遭遇了財閥的阻止無如實行，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所以平沼內閣，爲要維持它的生命，爲要應付各派政治勢力，只能使用含義模糊而神祕的口號，所謂「祭政一致」，「皇道主義」，「萬民輔翼」，「國民總親和總努力」之類，這種口號，不是政綱，也不是政策，這是平沼內閣的政治符咒，也正是平沼內閣的苦悶的表現。

換言之，平沼內閣既受軍部的壓迫，又受財閥的牽制，同時亦不能完全聽命於軍部，或完全傾倒於財閥，所以平沼內閣是在軍部與財閥夾擊之中。

其次是，平沼內閣爲要利用近衛內閣的人望，除了極少數之外，閣僚都是由前內閣蟬聯

繼任的。這一方面表示新閣政策無大變更，以安人心，另一方面也容易應付議會，然而就是因爲這樣，近衛內閣的多數弱點，平沼內閣也不得不承繼了。在會議開幕之後，久在期待的平沼內閣的改造，僅把小磯國昭任爲拓相，田邊通治升爲遞相，這一改造，雖然多少可以強化內閣，可是增加的力量並不很大。小磯在軍部中堅層師有人望，這是事實，不過拓殖省原是一個無權力的位置，應管的朝鮮台灣方面的事務，事實上也管不到。遞信省尤其職權很小，地位很低。據平沼改造的本意，是想以田邊爲對內問題的政策劃者，小磯爲對外問題的參謀，因爲他們都是對於侵華有實際經驗的，然而這兩個爲平沼信任而倚重的，都不能參加決定內外重要國策的五相會議，縱令他們有能力，也不能發揮，何況他們未必真有能力。試看小磯於就任之後，便揚言對於結束戰爭，胸有成竹，不過黔驢之技，竟有窮時，而今小磯入閣又快要三個月，尙不見有何錦囊妙計，便可證明。

這樣，平沼內閣在客觀方面受着軍部法斯及財閥乃至元老重臣的夾擊，在主觀方面又不能增強自己的力量，想各方討好，而結局是弄得各方討厭，這是平沼內閣性格上的缺陷，由於這些缺陷，使平沼內閣扮演了一幕悲劇。

一、平沼內閣施政的失敗

嚴格地說，平沼內閣沒有什麼可說的政策，祇有含義模糊而神秘的口號，這是我們在上面會指出的。而實際上平沼內閣的措施，都是着着失敗。對華政治陰謀，初則威脅吳佩孚，

不能成功，終於只能收買一個毫無人格毫無能力的汪逆精衛，白白花了一筆錢。扶殖偽中央組織呢，也因為各地駐軍意見紛歧，終遭反對，政府惟有束手，一籌莫展。其次是內政方面，平沼曾聲明不必改革，祇要善於運用；於是第一着便擴大精神總動員中央聯盟，以爲國民動員的惟一妙法，可是現在已有事實的證明，國民精神還是「動員」不起來，而「運動」又消聲匿跡了。總動員法案第十一條雖已決定發動了，而實際也未能施行；反之，如國民再組織問題，內政的改革，雖已聲明放棄了，可是到六月初，平沼又不得不自打嘴巴，而說「諸般國內制度的改革，須要實行」。現在已實踐軍部的要求，宣布了商工省的改革，和貿易省的設置。這些不過是很顯著的例子而已，同樣的事還多得很。這樣政府既沒有根本的方針，祇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或者是浮萍一樣，隨風飄蕩，當然是惟有失敗。

然而最大的失敗，還是外交方針的動搖不定，也便是這一次陷平沼內關於危機之中的最大原因。軍部對平沼所提出的重要條件之一，是加強防共協定，也就是參加德意軍事同盟。然而所謂防共協定，自意大利加入以後，很顯然的可以看出是以對英法爲主，而日本政府，尙想利用「防共」，兼以侵華，故談判軍事同盟問題時，日本政府和德意的意見大相徑庭，所以德意迫切地要求軍事同盟的締結時，日本政府尙是逡巡而不敢前，不過日本法西斯派依然認爲日本不得不參加，其理由是：一、英法的援華政策，使我們有抗戰持久的力量，不打破英法，侵華戰爭不能勝利。二、要獨霸東亞，也惟有驅逐英法在遠東的勢力。三、日本若是參加德意軍事同盟，英法不敢不讓步，可不戰而勝英法。四、日本是決定世界第二次世界大

戰的惟一力量，英法固不足畏，即算聯合美蘇，日本也可以戰勝。五、德意與日本爲破壞世界秩序的國家，應該加緊結合與維持世界秩序之英法爲敵。六、日本原是防共協定的發起人，早已有訂立軍事同盟的要求，現在臨時退縮，不算好漢。這些理由，當然僅僅是法西斯派的理由，政府方面似乎不能承認，開了數十次五相會議，結局還是不參加，只是聲明準備加強防共協定，這樣的所謂加強防共協定，完全是無意義的空言，等於抹殺了以前對軍部的諾言，於是軍部法西斯與民間法西斯呼應又醞釀倒閣。

平沼內閣這次拒絕加盟的決定，不用說，是完全接受了財閥及元老重臣的意見，所以軍部要打倒當前的平沼內閣，他們也許要聯合予以支持，但是軍部法西斯的勢力，就是現階段也很有左右政局的可能，何況財閥重臣等，也是對於平沼內閣有多少不滿之處。那麼軍部法西斯要倒閣，平沼內閣自然得坍台！

三、平沼內閣的喪鐘

原來法西斯派對於平沼內閣的不滿，由來者漸，在五月一日法西斯派的國民新聞便有短論會說：「滿洲事變後第二任內閣的犬養內閣，空費五個月，未有何種建樹，以至招來了五，一五事變，現在中日事變中之第二任內閣的平沼內閣，社會對它已生沈澀之感，爲政者不可不熟思之。」字裏行間，已露出威脅平沼辭職之意，而在五月底政府決定不參加德意同盟之後，這種言論，尤爲常見，在五月二十九日該報又有論總理大臣的自負心一文，其意

略謂：憲政之神的犬養毅，由五，一五事變遭了慘殺；燃燒着忠君愛國之精神的岡田啓介，由二，二六事變被威脅辭職，現在平沼內閣，認識了國家前途的困難，以為惟有自己才能勝任；然而自己祇知潔心詣神，對於加盟問題，前後開了六十回五相會議，決定不參加，未必是奉行神意的政治吧？言外之意，也是暗示平沼如不早日辭職，難免要步岡田犬養之後塵。六月三日該報又有論文稱：「平沼雖想在國家難艱之際，竭力盡誠，繼續負責，其心可諒，然自遂行戰爭的國家重大使命觀之，戰時政治上之轉換，即是最小的改變，是否能絕對迴避，要看遂行戰爭所必要的政治姿態是否完全方能決定。若由總理大臣個人的忠誠及表面的影響等，而抑制本質上必要的政治轉換，余信其決不可也」。這裏的意思，一句話說來，也不過是要平沼辭職。除了這些法西斯的言論外，當時還流傳着坂垣辭職的風聲，同時駐德大使大島和駐意大使白鳥，為反對政府方策，確曾聯名辭職，而日本政治的晴雨表新東股票，落到一百一十餘元，為八九年來所未有的現象，可見社會上已瀰漫着改變的空氣。

此外在軍部法西斯方面，還挑起對外的糾紛，尤其是對英國取高壓手段，與德意互通聲氣，以破壞政府的政策，加深政府的困難。這便是鼓吹天津租界問題及「偽蒙邊境衝突的原因之一。鼓吹喚問題，因為英法美三國軍艦的共同行動，將狂妄的敵人壓下去了，然而天津問題，敵人欲收各個擊破之效，集中全力以排英，終於展開到了東京英日會談。東京會談，正是平沼政策的一個試驗，就是說，政府以為不加入德意同盟，用外交的方式，可以使英國讓步，而會談之初，果然得着了英國的讓步，所以一時緩和了倒閣的空氣。然而現在

會談已陷於僵局，也就是平沼內閣政策的失敗。加以敵寇在「正風靡者媚美傾向的時候，美國突然聲明廢棄了美日商約。敵當局在以前不久，尚認為共和黨議員范登堡的提議廢止該約，完全係對內的政治作用，所以對之泰然，無奈這完全是敵人的無智，以致又遭受了意外的打擊。又如平沼在七月七日所發表的談話說，「德蘇接近以及其他種種傳說，由今觀之，關於通商經濟方面，或有若干諒解，但政治的協定，則深信必無其事。」然而這話說了不過一個半月而德蘇已宣布簽訂互不侵犯條約，這又是平沼內閣的大失敗。這些屢次的外交上的失敗，就是平沼內閣的催命符。

所以在八月中，法西斯派倒閣之風聲又甚囂塵上，十三日合衆電傳板垣自請辭職，又十四日香港電傳，敵國最近將發生激變，這都足以推知反政府的法西斯派是怎樣在推動這倒閣的暗潮。

現在平沼內閣的危機已急迫了，其前途惟有坍台。

聽吧，平沼內閣的喪鐘響起來了，平沼內閣的滅亡，也就是敵財閥重臣等和軍部法西斯最後決戰的時期近了。（俄）

對敵基本認識

「第二期抗戰，就是我們轉守為攻，轉敗為勝的時期。」去年十一月 蔣委員長這一天才的指示，已看八九個月來的戰況，給我們證明是絕對正確的了。最近八一三紀念日又昭告我

們說：「現在抗戰形勢，不論在軍事上，外交上，經濟上，從全盤的局勢來說，只有一天的好轉，一天天的接近勝利。」反之敵人方面，已是破綻百出，敗象畢露，因此敵方的輿論，一致切望事變的從速結束，敵方的當局，屢次慨嘆前途的困難重疊，這是稍為關心敵情的人，都知道得很清楚的。

然而在這樣的時候，竟有無恥的漢奸汪逆，惟恐我們抗戰得以勝利，民族得以解放，國家得以獨立自由，散布荒謬絕倫的言論，以圖蠱惑人心，達到他媚敵事仇的目的。尤其是在東京的主子面前獻了一番慇懃，得到一點賞賜之後，益發得意了，益發瘋狂了，也就益發暴露了他出賣國家民族以求自私自利的惡劣根性。

汪逆的言詞，不過是受到東京主人的唆使，滿是奴才口吻，原無所謂理論。不過汪逆的政治資本，就是巧言令色，現在雖然年老色衰，然而鮑經風塵，灌迷湯的技倆是磨練得相當純熟。灌迷湯原不過是欺騙，所以究竟要露出馬脚出來，試看汪逆的一切言論，雖是在努力要說明：一，日本對中國無侵略野心，我們不宜和它結「冤仇」；二，根據廣田三原則近衛聲明構和，我們可以得到獨立自由；三，日本是個強國，我們抗戰即是滅亡。然而稍有人性的，便能很明白的知道，這些言詞，完全是不顧事實的夢囈，喪心病狂的謔言，倒是在這些言詞的背後，更叫我們清楚地認識了汪逆的狼心狗肺，和他的賣國精的一副嘴臉。

第一，數十年來歷史上的事實教訓了我們，日本是中國的最大敵人。割我琉球，奪我台灣，滅我朝鮮，取我旅大，又為亡我全國而強提二十一條，蔑視我主權而佔據青島，干涉我

內政而出兵濟南，遠者且不必論。卽說輓近幾年之內的事吧。無故製造九一八事變強佔我東三省，其後進犯熱河，侵入察北，割裂冀東，也都叫我數千萬人民，數百萬里土地，淪於敵人的獸蹄蹂躪之下，若說倭寇對我沒有侵略野心，在逆自己倘有心肝，恐怕也未必相信吧？現在又看敵人自己所提出的證據。在那早已暴露的山中奏摺裏便說得很明白，「按明治大帝之遺策，第一期征服台灣，第二期征服朝鮮，皆已實現，惟第三期之滅亡滿蒙，以便征服支那全土……尙未實現。」如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由此可以知道日本的侵略我國，其處心積慮，歷數十年，既定爲最高國策，亦且步步推行。又可知九一八事變，不過是要征服滿蒙，實施其國策之第三步的開始，九一八事變以後的不斷侵略，不過是要征服「支那全土」，企圖其國策之第三步的完成。

日本帝國主義，強佔了我們的土地，蹂躪了我們的同胞，壓迫我們整個的民族到死亡線上，而汪逆却說，「此時中國祇宜竭力忍耐，竭力解釋」不宜和他結「冤仇」，於是汪逆長行政院兼外交部的時候，「先後訂立了淞滬停戰協定，由於淞滬協定，我們雖打了勝仗，而在自國領土的重鎮上不能自由駐兵，由於塘沽協定，察北冀東，固然拱手奉送給敵人了，而且整個華北的危機也因之加深。我們上次得讀吳稚暉先生的文章，更明白了當時汪逆的外交，不但是沒有抵抗，亦且沒有交涉，祇是俯首貼耳唯唯聽命而已，然而「冤仇」解了嗎？不單是沒有解，反而招致敵人想趁着我們的忍耐，退讓，一鼓「征服支那全土」，到處興風作浪，製造事件，終於挑發了蘆溝橋的烽火，所以「忍耐」「解釋」，徒然是滅自己的志氣，長他人的威風。

，除了增加其後抗戰的困難而外，只有注意到現在可以藉此在東京主子面前邀功請賞吧！

第二，所謂廣田三原則，就是：一，友好善鄰，二，共同防共，三，經濟提攜，友好善鄰的第一個含義，是要承認偽滿傀儡組織，取締民間的排日反滿。這好比強盜佔據了你的房子，管束你的子弟，而且還要你簽字承認這房子和子弟是他的，不是你的，同時要強制你的家人不能說一句不平的話，不能存一點不平的心，這種侮辱，有人格的受得住嗎？斷然不能！一個尚且不能，何況是一個國家呢，共同防共的意義，就是要使我國的外交軍事，都得受他的控制，並須允許他駐兵內地各區域，祇要他藉口那裏有共產黨。這樣一來，敵人的軍隊要佔據我們什麼地方，便祇好讓他佔去。假若敵人和蘇聯戰爭時，我們還得替他當砲灰，我們還能立自由行使主權嗎？當然不能，祇有變成朝鮮第二！至於經濟提攜的意義，不僅是敵人想藉此割斷我國市場，而且要抑制我民族產業的發展，破壞我經濟機構的健全。這樣，我們自然不能夠獲得經濟上的獨立，惟有依存於敵人，仰給於敵人。若說什麼以平等互惠的立場，直無異與虎謀皮。試看廣東偽組織成立以後，強迫改訂關稅，實行武裝走私，不是這種經濟提攜的前車之鑑嗎？若是全國都這樣地提攜起來，我政府財政固受打擊，即整個的國民生計也將陷于絕境。這樣毒狠的廣田三原則，祇要我們承認其一，便足以亡國滅種。我們若不願意亡國滅種，自然不能根絕這三原則來談判和平。

說到近衛聲明，正如蔣委員長所昭示，「這是敵人整個吞滅中國獨霸東亞進而企圖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陰謀的總自白，也是敵人整個亡我國家滅我民族的一切計劃內容的總暴露」

。一當第二期開始，敵人一則因我民族的英勇抗戰，以致受了莫大的打擊，二則感覺了戰爭的前途，毫無勝利的可能，而且要持久下去，又屬力有未逮，要持久下去，又是勢所不能。於是發表了這聲明，來一套誘降的騙局。這個騙局，是包含兩種絕妙而刻毒的陰謀，第一是要把自己從侵略戰爭的苦悶裏救出來，第二是要獲得在侵略戰爭裏所未能獲得的效果。試看這聲明的內容，所謂「建設東亞秩序」，所謂「樹立日滿支三國政治經濟文化互助連環的關係」，所謂以日本爲家長的「東亞協同體」，無不是敵人一貫的侵華的新花樣，雖然廣田三原則，也是其主要的內容，而較之廣田三原則，實更爲狂妄，更是狠毒，「他表面是極泛支離，而骨子裏實在是暗藏着機械利刃。」對於這狂妄的聲明，蔣委員長嚴詞正義的痛斥，如濫罵灼怪，寶鏡照妖，使他的原形畢露，無所逃匿，我們現在用不着來贅說了。然而汪逆竟謂這聲明會說不要賠款，並未特別指出「華中」「華南」駐兵，以爲口實，才張求和，實行投降。誰都知道，我們國未戰敗，所謂賠款，當在問題之外，又敵人每指出「華北」蒙疆各地要駐敵兵，已十分足以致我死命，何況這種所謂不賠款不駐兵，原不過是敵人故弄玄虛的欺騙呢！試看敵國第七十四屆議會時，關於在華駐兵問題，敵酋板垣陸相說：「余以爲駐兵以種種目的行之，或由國際上的必要，或由治安維持上的必要，又或由作戰上的必要……因此陸軍方面正考慮準備半永久的駐兵之設。」繼稱：「自二月二十二日聲明（按即近衛聲明）以後，外國有陸軍方面將由華中華南撤兵之傳說，茲爲鄭重起見，特爲聲明，此說全係謠傳，絕非事實」。海相米內於贊成板垣之後又說：海軍方面，在事變前，已成立了

一艦隊，警備其他支那各地沿岸，今在事變中，益嚴加警備，在此次事變中及事變後，此嚴加警備之方針，毫無變更。華中華南沿岸，現在估懷各地，仍行警備。」至於賠款，有謂外相曾說要賠償個人損失，此外石渡藏相且聲稱將來要使所謂「新政府」負擔軍費。板垣的所謂「半永久駐兵，」米內的所謂「事變後也嚴加警備，」石渡的所謂要「新政府負擔軍費，」這不是對付附屬國的態度嗎？

這樣的毒辣兇惡的廣田三原則和近衛聲明，在逆却說若根據它來談判「和平」，我們便可以獨立自由，如此味絕良心的言論，究竟是要騙誰呢？

第三，日本是強國，我們是弱國，這是誰也沒有否認的。然而以弱國而戰勝強國的前例，古今中外，史不絕書，何況日寇的強中有弱，我們則弱中有強？就是敵人的軍備雖比我們強，而兵員不夠，產業雖比我們發達，而資源不足，經濟機構雖比我們現代化，而財政不裕，我們地大物博人衆，以此制敵，何患不勝？尤其是就戰爭的意義來說，在敵人是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是為少數軍閥財閥的利益而戰，其影響所及，打破世界和平，摧毀人類正義，剝奪國內人民大眾的幸福乃至生命。不但為一切弱小民族及先進民主國家民衆斥責，而且為敵國一般民衆所反對，反之，這戰爭在我們是為國家獨立，民族生存而不得已的抗戰，凡我國民，除了少數民族叛類，無不共憤填膺，誓死在敵，即國際友人亦都予我以精神上及物質上的援助。這是抗戰之初，我們便能明白預見得到的。蔣委員長當時在告抗戰軍人將士書裏說：「當知敵寇缺點甚多，其在我國作戰，土地與人民皆屬於我，彼其一入戰場，立覺

四周皆敵，故其最大弱點，爲怯懼伯死，不肯犧牲……蓋橫暴侵略，師出無名。」正是指示這一敵人的弱點。孟子曾說：「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那麼，我們的抗戰是得道多助，敵人的侵略，是失道寡助，又何患不能打倒這缺點甚多的侵略者呢？

我們明瞭了以上所述敵人的弱點和我們的優點，所以在抗戰之初，便有獲得最後勝利的預見和信心。卽就事實來說，自抗戰爆發以來，敵人死傷，已逾百萬，多年訓練的精兵，已經消耗過半，今後補充日益困難，卽在南北各戰場，亦多糧兵羸卒，素質非常惡劣。至於裝備，則敵人積蓄數十年的軍火，今已消耗盡罄，在機械工業素不發達的敵國，技術既屬低劣，資源尤感之缺，若謂自己製造，顯然供不應求，加以貿易不振，黃金枯竭，若圖向外購買，亦是勢所不能。此外如製作物資，民用匱乏，濫發貨幣，物價高漲，招致了惡性的通貨膨脹，加深了國民生計的困窮，所以現在敵國的反戰運動，愈趨愈烈，如火如荼，已由潛伏期到了表面化，由個別的想到了團體的行動，由後方的民衆到了前線的官兵，這種反戰事件，最多的時候，一個月有六七十次，最大的團體，參加者有二三千人乃至萬人，僅從敵國內的情勢看來，現正的日本帝國主義，是完全和十月革命前夕的帝俄一樣了。

然而我們自己呢？正因爲神聖的民衆抗戰，國內統一鞏固了，國際地位提高了，在第一期抗戰中，我們雖因軍事上有些弱點，不得不暫時退出了多數重要城市，可是我們消耗敵人的目的達到了，最後勝利的布置完成了，到今日我們新軍的建設，相繼成功，反攻的能力，

日漸增長：試看這八五個月來，敵人攻擊力的衰弱，我們攻擊力的旺盛，敵人到處挫敗，我們屢次勝利，較之第一期，真是形勢懸殊。無異天壤，便是絕好的證據，汪精衛的所謂抗戰必亡，不過瘋狗的狂吠！

以上所述，不過是對敵基本認識的一個概要，然而由此我們已可以知道敵人，不但是有侵略我們的野心，而侵略我們實為其一貫的最高國策，過去數十年所侵略了我們的一部分疆土，最近數年更實行侵略我們全國；不過在逼着我民族堅強的打擊之後，明白了軍事侵略是絕對不能成功，徒然加深自己的危機，於是改變方針，設騙誘和，祇望我們一上圈套，他的侵略是依然成功，我們民族便萬劫不復，所以我們為求民族生存，國家獨立，決不能投入它的陷阱，祇有持久抗戰，可以將敵人驅出我們的國土，將侵略者逐得粉碎。

最後我們更可以舉出總理遺教給我們最正確的指示。

他在答朝日新聞記者書裏說：「日本武人，逞其帝國主義之野心，忘其維新志士之懷抱，以中國為最少抵抗力之方向，而向之以發展其侵略政策焉！此中國與日本之立國方針，根本上不能相容者也。」「日本政府軍閥，以其所為求其所欲，而猶望中國人之不生反動……：何可得也。」這正昭示我們，日本帝國主義對我逞其侵略野心，且以之為其立國方針，這是我們不得不反抗的。

又在美國議員國難演席上演說曾稱：「這二十一條款所決定的，差不多完全把中國主權讓給日本了，在這種協定底下，中國就要成了日本的附屬國，日本的陪臣國，恰和從前日

本在高麗所用的方法……我們革命黨，一定要打倒一個人不賸，或者二十一條款廢除才歇手」。在這裏又昭示我們，當時的二十一條，已足以亡我國家，我們只有和他打。尤其是在總理領導之下的革命黨人，要不顧犧牲，直打到二十一條的廢除。現在的所謂廣田三原則和近衛聲明，更如上面所說，實較當時的二十一條厲害得多，刻毒得多，叫我們亡國滅種而有餘，不用說，我們祇有秉承總理的革命精神，抗戰到底。

總理又說：「一個統一的中國，儘可以對抗日本的壓迫。」在這裏又昭示我們，只要鞏固我們的統一，抗戰必定可以獲得最後勝利的。

凡我國民，均須拳拳服膺總理這種睿智的指示，承繼總理的革命精神，認清我們的敵人的本體和抗戰的前途，勇往邁進，讓汪逆在敵人譁議之下去狂吠吧！（楚客）

介紹「戰時日本」

「戰時日本」，係國內惟一專門以日本為對象的公開雜誌，資料豐富，論究正確，可資研究敵情之參考。該刊現出至第三卷，第一期，每期國幣兩角，特約經售處為昆明生活書店，各地均有代售處。

英國輿論對日強硬

最近美國某輿論研究所之英國支部，趁英日東京會議，調查英國輿論對日之動向，其結果發表於紐育紀事報上，如次：

贊成對日經濟報復，斷絕英日經濟關係者，百分之三七

贊成必要時與日開戰者，百分之二二

贊成對華信用借款並供給軍需品者，百分之一七

贊成召還駐日大使者，百分之九

贊成放任政策者，百分之一五

總之主張援華制日者，佔百分之八十五，而反對者僅百分之十五。

資料

敵兵分隊長諸橋忠治郎家書

下面是本年五月初函達敵軍文件之一。其中敘述本年春敵國經濟恐慌情形，頗為詳細，由此可知敵人內部的危機是如何深刻，亦可知我們抗戰前途是非常光明的，特轉載於此，以供參考。

你看報大概知道了罷，如今「布疋」已規定了配給制度，批發的價目，零售的價目，都有一定。製好的東西，皆由政府買收，然後再行配給；而且這些東西，一般的人民，不能隨便購買，若無村長辦公處的證明書，誰也買不到毛織物及曬曬類的紡績。格式自二月一日起，就有一定了。從前羊毛五分，人造絲二分所織成的毛織物，這回竟非人造絲七分羊毛三分的紗，就不許織了。並且紡織機械有十部的地方，必須減去五部。那五部，由當局加印封鎖。人造絲原來很便宜，但自六月一日起，人造絲原料的輸入，也要統制並施行配給制度，所以絹類自一月十五日，即大漲價，差不多漲至五成。但我家運氣很好，早就購辦很多，數目之鉅，前所未有，即使繼續統制一二年，也不要緊。柏崎地方，在一月底以前辦貨的商家並不多，高井（譯者注商號也）已經停業，其他兩家都採辦不及，現在困難得很。顏料已禁止輸入

，從前四十元的物品，如今四百五十元也買不到了。可以說是一九二七年革命時期。橫濱絲漲到一千五百元了，政府雖努力欲使物價降低，命令將絹類價碼降至一月十五日之原價，可是無法辦貨的小商人，及百貨商店，竟連成一氣，發起騷動，要求批發行跌價。批發行不答應，弄成小商人同盟罷業，而批發行也宣告停業，表示對抗。總而言之，原料既貴，製品當然也是很貴的。社會上紙幣流通，景氣還算好的。但是你看報大概知道了，因紙幣的發行就比較準備金額多至好幾倍，社會上紙幣過多，毫無辦法，所以一般都說會繼續惡性膨脹現象，今已成物品不足紙幣過多的景象了。

政府自四月一日起，就要徵收門市零售稅。凡小商人賣出十八元或廿二元以上的商品，就要徵收一成的稅金我家所有的貨，諒必會全被徵稅，這樣一來，稅務署所說的遺產稅，恐怕會比較現。還得多罷，所以我想還是趕快決定為妙啊！

如今不論何物都要徵稅。有的自去年起，凡廿元以上的貨，都要徵稅一成。三塊錢一支的自來水筆，也要徵五角的稅。而且自四月一日起，連番茶也要徵稅了，皮球，時綢，皮子套，各種運動器具，也都有稅，可以說為推進體育，只有游泳及廣播電台發號施行的體操，能得免稅而已。內地不生產的商業，（如糧食牙行當局好像故意讓他關門，而使失業者自動跑到滿洲及中國去。正頗業的批發行也已不能營業了。假如每月銷售一百元而維持生計的商店，如今竟配給四十元，且批發價目，零售價目，都有一定，一百元的利益是無從賺出。以前還可因市價的漲跌，得到利益，如今是不行了；結局只坐食固有財產。能夠勉強維持到最

後而不關門的，才可算是不錯，因為到了其他全倒，唯我獨存的時候，必會轉好的。

今後的正類業界，是生產不足，品質惡劣，原料高貴，價目驟要賣得高，但是政府不許高抬；世間滿是紙幣，景氣雖好，但是把貨賣完了要再辦貨，也是沒有的，結局不能營業。顧客雖要購買，但是無物供給，所以有餘款的顧客，結局只得按照政府所說的，把款存貯起來而已，又營業者多存轉向生產方面的傾向。……

江南某隊之敵情報告

我某隊深入敵後，努力殺敵，茲所報告敵情，願足供政工人員之參考，特轉載於此。

甲 關於日寇宣傳者

1. 日寇厲行燒殺盜搶政策，事實證明其無效，而且激起廣大的游擊戰爭。現在敵人變其方向，兼用欺騙優柔政策，在本游擊區前方各處，宣傳我游擊隊部如何可惡，後方我政府及軍隊如何崩潰，以搖動我民衆心理，使其圖目前安穩，願為順民。

2. 宣傳注精衛主張如何合理，國民黨如何赤化，以挑撥離間我們內部之團結。

3. 宣傳其「王道樂土」，「東亞新秩序」，「日滿支經濟提攜」等口號，以欺騙我民衆，而達其整個控制的野心。

乙 關於日寇統制江南政策者

1. 日寇正設法對建餘孽，失意官僚，成立偽組織，培植偽組織，現在各縣偽維持會自治會，均改爲大民會，作爲一種法團，使爲偽官之爪牙。各縣偽縣知事公署，積極成立；并委出各偽區董，鎮董，鄉董，建立偽綏靖部隊，偽保甲制度，並抽收田賦捐，以達到其就地徵餉之企圖。

2. 日寇派人四出，批用大批金錢收買各雜色游擊部隊，並訓練動員大批青年男女漢奸，到游擊隊附近，進行間諜腐化工作，同時並用重價收買民槍，勒繳民槍，軟做硬幹，以達到其控制江南之野心。

3. 替換有抗戰意義的教科書，及有民族意識等書籍，同時施行日寇心目中所謂爲適當的奴化教育，有時或殘殺有志人士，以遂其侵略之野心。

4. 贖迫壯丁入伍，加入偽軍或綏靖團，以補助其兵力之不足，實藉以中國人打中國人之毒計。

5. 廉價推銷日貨，販賣毒品，擴大其市場，就地收集各種軍用資材，同時並以軍政力量，行使偽組織聯合銀行鈔票，及日本軍用手票，以圖破壞我法幣政策，而成就其經濟侵略與獨佔。

丙 關於日寇最近在江南之行動者

1. 日寇之燒殺姦搶政策，事實證明無效，近已改取懷柔政策。
2. 各地守備兵，較前增加。
3. 據點間之各次要地帶，加設新據點。
4. 放棄許多次要的公路，加水運，僅僅保持交通幹綫，並縮小其外圍防地。
5. 不輕易脫離據點，和交通綫。
6. 小部隊下鄉放哨次數較前減少。
7. 鐵路公路運輸，全探集團行動，配置兵力，掩護並時有全部偽裝運輸者。
8. 許多被破壞的公路橋樑，無力修復。
9. 各地偽軍，就是日寇想動用中國壯丁，以補救其弱點，而苦心經營之部隊，不能如意聽其驅使，一遇我軍反攻，卽行反正，或放朝天槍。
10. 日寇士兵官佐，時有自殺之表演。

丁 關於敵蹄蹂躪下之民情者

1. 江南人民，普遍燃燒着消滅暴日熱情，歡迎及盼望國軍反攻。
2. 陷域人民畏敵如虎，以求暫時本身的生存，對敵人任何驅使及暴政，祇得忍受，惟寤寐之

聞，亦時刻在望國軍之東來。

3. 敵人的懷柔政策，雖在力行推進中，但民衆多不相信。

4. 偽鈔及軍用手票，雖強制使用，人民在可能時，多趨避不用，仍使用我法幣。

5. 日貨到處多有，奸商到處活躍，如高淳，張浦，楊巷等處，據本人觀察，改頭換面之仇貨

達十分之五六。

6. 在宜興陽澄一帶，奸商販運糧食資敵，幾成爲公開的祕密，可嘆亦復可恨。

7. 社會金融呆滯，農民呼救無門，異常痛苦，竟有無法耕種者。

8. 社會上地痞流氓，遊手好閑輩，無惡不作，敲詐搶劫，時有所聞。

偽(滿)勞工缺乏之一般狀況

我們的神聖抗戰已進入第三年了，日寇在連和瀋決的陰謀又受了打擊之後，於是妄想作『以戰養戰』的迷夢，希圖實現寇會攻垣所謂『長期建設戰爭』。敵人這種陰謀，必無實現可能，正如陳部長所指示：『大凡建設工作，至少要具備四個條件：第一，時間；第二，社會的安甯和秩序；第三，勞工；第四，資本。這四件日寇是沒有一樣具備的』。就中以第三項勞工更爲緊要——日寇原想利用賤價的中國勞工，來奪取世界市場的。然而日寇侵略東四省已八年餘，如今偽『滿』尚不能善於利用賤價的勞動力，致感勞工不足，那末敵人又怎能利用華北或華中的賤價勞工？這篇文

章，原載文藝春秋，雖係敵論，其中資料，可供參考，節譯於次。

因為我們計劃中要建立的『東亞新秩序』，其實際的意義就等于要開發這廣大的區域內的天然富源，所以中國和『滿洲國』的苦力的血汗更屬需要的了。

『苦力』一語，據說是發源于印度的坦密耳人的，牠的本來的意義是指使役或雇用。中國所用『苦力』二字，似乎也保有原來的涵義，即指雇工。因為所謂苦力，並不是指某一種固定的工作者，而是指許多種的勞作，譬如受雇於農家之勞動者，工廠裏的不熟練的工人，鐵路工人，土木工人，鑛工，輸運者，消防夫，碼頭上的人夫，黃包車夫等等，不一而足。因為這般人所做的任何工作都只需要筋力，所以他們倒是很隨傳的改變工作，而且能夠轉移地方，尋求新的勞作。正因為如此，這般苦力可以比作『一個流動的人力的集團』。真的不論什麼人，只要是曾親見那週期律似的每年都有的景象，即華北的勞工源源的流入『滿洲國』，這時候任何人對於這一大股人力的潮流的北來，都有不可磨滅的印象。

從山東與河北去到『滿洲國』的苦力，以前曾經超過每年一百萬的標準，但是這數目近年來是減少了。官方的統計指由流入『滿洲國』的苦力在一九三四年總數是六十九萬零九百二十五人，一九三五年是五十一萬九千五百五十二人，一九三六年是四十三萬六千七百二十九人，一九三七年是三十二萬七千三百三十七人。而那些離開『滿洲國』的苦力的數目，亦屬可驚，在一九三四年是四十三萬一千六百二十八人，一九三五年是四十九萬五千零九人，一九三六年是四十五萬二千二百九十四人，一九三七年是二十六萬四千一百八十八人。統計起來，譬

如說，除了離開了的勞工而外，在一九三四年，只有二十五萬一千二百九十七人。詳情列表于後：

	入境勞工 人數	出境勞工 人數	剩餘人數(+) 或減少人數(-)
1929	1,046,291	601,392	+ 444,899
1930	748,213	488,504	+ 259,709
1931	467,402	451,339	+ 6,063
1932	414,034	498,783	- 84,749
1933	631,992	497,246	+ 134,746
1934	690,925	439,628	+ 251,297
1935	519,552	495,009	+ 24,543
1936	436,729	452,294	- 15,565
1937	327,337	264,188	+ 63,149

嚴格說來，上表所列這些中國勞動者並不全都是苦力他們中的一些人是來到「滿洲國」作佃農或自耕農的。然而無論如何，這按常的每年從華北輸入勞工是不可少的，因為「滿洲國」是很嚴重的感着缺乏勞工之患。至于華北的中國勞工的數目，雖無確鑿的數字可查，然粗略的估計，是七百五十萬左右的。

根據「關東州租借地管理局」所編製的統計數字，在關東州及南滿鐵路區域以內，若把僱用五十名以上的勞工的工廠，礦山，及其他公用事業都一併計算，在一九三七年末，所僱用勞工總數是一十八萬七千四百六十四人，其中以華北及關外的勞工居多數，約佔全體的百分之九十二。

爲了要實現「保護勞工，調整勞力工作之分配，及增進勞動資金之管理事務」的企圖，「滿洲國」的政府，在一九三七年末發佈「勞動協會法」。根據這項立法的規定，又組織了一個基本的法團稱爲「滿洲勞動協會」。這協會的事務很多，舉其要者如：(1)關於「滿洲國」境內勞工之補充，分配及輸送事項；(2)關於「滿洲國」境外勞工之補充，分配及輸送事項；(3)外國勞工之入「滿洲國」境者的工作分配事項；(4)登記勞工及頒發勞工證書事項；(5)訓練及保護工人事項；與(6)其他關於勞工的各種調查研究事項。

甚至就是在農業方面，「滿洲國」缺乏勞工也到了這樣厲害的程度，以至於除了在華北謀補充外簡直無法可想。不過因爲「滿洲國」冬天是不能耕作的，所以這方面需要勞工是有節季的限制的。然因此勞工市場之重新整理，誠屬必要了。

自這回戰事爆發以來，上文所述從華北輸入『滿洲國』的勞工的銳減趨勢，更加顯明，而另一方面，五年實業計劃必須加速進行，這使得勞工缺乏的問題更難解決。誠然，近來輸入苦力銳減的原因，第一要歸之于這回的戰事，與其相繼而來的華北秩序的不安。但大部分的原因還是由于『滿洲國』政府的限制輸入苦力的政策，其目的自然是維持牠所管轄區域的秩序治安，並維持『滿洲國』境內王人的生活，並且防止以工資形式的資本逃逸，譬如在一九三七年，輸入苦力的數目就限制不得超出三十六萬的數目。還有必須記住的便是中國當局在這次戰事發生以前，曾用各種可能的方法來防止勞工輸入『滿洲國』，因此使得勞工缺乏更形恐慌，且阻礙實業開發工作。

與以前的政策恰恰相反，如今的『滿洲國』政府是不得不採取有效的方法與措施，以求盡量的從華北補充苦力。幸好北平臨時政府並不限制苦力的外流，並且在那裏有許多的人民，因為近幾年的災禍，成了貧苦無依，也就是成了『過剩的勞工』。這是必須記住的河北有三千一百二十三萬一千人口，或每平方公里二百一十二人，山東有三千零五十三萬六千人，或每平方公里一百七十七人，而『滿洲國』約有三千萬人口，比河北山東並不多，其密度僅每方公里二十五人。的確在擬議中的華北開發工作，在將來是需要大批的勞工，然而在短時期內是否那裏所有過剩的勞工都能吸收，這倒是個成問題的。這樣，『滿洲國』要想從華北求得相當數目的勞工是不難的。

在這種情形之下，華北和『滿洲國』當局最近開了一個聯席會議，討論他們共通的有關勞

工情形的問題，他們議決下列諸款，（1）如遇必要情形，應在華北常關聯席會議，討論彼此管轄下之勞工的合理分配問題；（2）華北當局應即成立華北勞動協會，會中並應由滿洲勞動協會的代表參加；（3）滿洲勞動協會如派遣任何代表或代理人來華北辦理勞工補充事宜時，華北勞動協會必須予以承認。同樣的勞動機關已決定在河北的天津，山東的濟南，山西的太原同時設立。

據大連工商協會調查所得，這般從華北輸入『滿洲國』的工人平均每日工資是日金七角。許多苦力還是在過着一種『野居』的生活，其生活之簡陋，相去于禽獸者幾希！（叔華）

明年度敵國一般會計概算

總額達七十億日元

明年度敵國一般會計概算，各省均於八月十日提交大藏省主計局，較之本年度，大為增加，標準預算約為三十四五億，而新規經費約三十五六億，合計達七十億左右。新規經費之主要者，為國防充實費，軍事扶助費，傷殘軍人保護費，及其他農村對策費，拯災治水費等。今年度的一般會計預算，是三十六億，明度的若不削減，那麼是增加了一倍之多，再加上龐大的軍事費，假若軍事費與今年同額四十六億以上，則明年度預算總額，要到一百二十億左右，這數目就等於敵國全國民所得額百分之六十六，誰敢說日本帝國主義不會崩潰呢！

敵國大事誌（自七月二十四日
至八月二十四日）

七月二十四日

▲倭外務省發表今晨英倭會議之經過。

七月二十六日

▲倭外務省情報部發表英倭圓桌會議成果。

▲有田外務大臣密顧問官，報告英倭會議經過。

▲倭陸外有田代表協議應付圓桌會議對策。

七月二十七日

▲倭外務管局就美廢棄商約事與商對策。

▲倭外務當局發表本日英倭會談成果。

七月二十八日

▲倭外務情報部長就美廢棄商約事發表談話。

▲倭本日定例閣議，有田報告美日商約廢棄問題。

▲倭外務省發表本日英倭會談經過。

▲倭召集英亞院會議，討論對華問題。

七月二十九日

▲有田謁倭皇奏述東京會議經過。

七月三十日

▲倭新任汕頭領事抵汕頭。

七月三十一日

▲倭外務省發表本日圓桌會談之討論內容。

▲倭藏省發表七月十旬之對外貿易概算，計輸出爲一二九三三三(單位千元)，輸入八三八八三，出超四六一五。

八月一日

▲倭外務省發表倭經濟會議成果。

▲有田報告美廣約實意。

▲倭本月之開議及關係參議懇談會，討論美日商約廢棄，英倭會談，及僑蒙邊境諸問題。

八月二日

▲有田石渡商談法幣及現銀問題。

▲倭陸軍當局本日開首腦會議，決定出席五相會議態度。

▲倭興亞院華北連絡部次長易人。

八月三日

▲倭政府當局，對英倭會議停頓發表意見。

▲有田平沼談東京會議問題，並作重要協商。

▲倭軍部協議東京會談今後採取之態度。

▲倭舉行陸軍三長官會議，協議對俄方策。

▲倭本官首次召集經濟閣僚會議。

八月四日

▲倭召集五相會議，討論處理事變問題。

▲板垣訪平沼。

▲倭定例閣議，討論內政問題。

▲柳川訪平沼，決定賀屋繼任華北開發總裁。

八月五日

▲倭創設東亞海運公司，加強統理對華海運事業。

八月六日

▲倭神戶市民舉行反英大會。

八月七日

▲板垣訪米內，談對俄方策。

▲倭陸軍省腦部再開會議協議應付歐局方策。

八月八日

▲倭舉行五相會議，討論對歐方策。

▲板垣召集陸軍首腦再事協議對歐方策。

▲平沼被派會議對歐方策。

▲倭本決定例對議，有田報告東京會議及北庫頁島利權交涉問題。

八月九日

▲倭陸軍首腦舉行例會。

▲喜多赴東京，商鼓浪嶼問題。

八月十日

▲倭海關參議會，討論當面問題。

▲賀屋就任華北開發公司總裁。

八月十一日

▲倭定例對議，有田說：蘇德關係。

▲倭閣議中板垣報告蒙偽邊境情況。

▲有田石渡訪平沼。

八月十二日

▲倭外務當局決定對東京會議之態度。

▲平沼就五相會議發表談話。

▲近衛平沼協議時局問題。

▲有田訪平沼，談對歐政策。

八月十三日

▲華倭會談之倭方現地代表決十四日返津。

八月十四日

▲倭華北軍當局就倭軍代表返津發表談話。

八月十五日

▲倭定例閣議有田說明英倭合會談再開日期。

▲有田訪平沼，提示對歐方策。

▲小磯訪平沼懇談。

八月十六日

▲板垣謁倭皇。

八月十七日

▲倭杉山司令官，對東果會談問題發表談話。

▲五相會議決延期開會。

八月十八日

▲本日定例閣議中，板垣報告邊境偽邊境情形。

八月十九日

▲倭陸軍當局對英倭會談發表談話。

▲倭華前軍官當局發言人稱或將封鎖香港。

八月二十日

▲加藤訪平沼，報告英倭會談話過。

八月二十一日

▲平沼赴葉山謁倭皇。

▲五相會議延期。

八月二十二日

▲有田在內閣會議席上說明東京會談經過。

▲平沼板垣及商對歐政策。

▲倭陸軍省討論德蘇協定問題。

八月二十三日

▲倭情報部長接見外藉記者對德蘇不侵犯協定發表談話。

▲平沼、板垣、有田、協議對歐問題。

八月二十四日

▲平沼分別召集五相會議關係各關係討論對歐問題。
▲近衛謁倭皇並與謁淺協定歐洲問題。

敵國旱災區域表 單位町(九千公畝)

縣別	不能種植者	枯死者
山口	一一、七三五	三二、〇九四
廣島	四、三三二	九、一四六
福岡	三、七四〇	四、六九〇
島根	三、〇二三	五、〇〇九
長崎	二、九三〇	三、一〇七
佐賀	二、〇二三	九九一
熊本	一、〇二三	一、五七二
大分	六六〇	一、一〇〇
共計	三九、八四三	八、一九九